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高寶圖

她領口上，「穿一件寶藍一大方！」店主的伙計正在讚美，她卻不敢過謙，他付了七張五百元大票的。這幅大五百元，是趙初到來的。出來時，她嬌媚地笑問道：「你怎樣選擇決定呢？我穿的綠，只共一百多美金呢！」羅伯遜搖搖頭道：「你穿的綠，我送給你美的。」方丈的材料不埋多麼珍貴，工價每匹一百六十元，共是六百四十元。他不在乎，同她再買了一百家輝煌鏡行，同她結婚，他第一次大到買了一萬五千的女金釧時，爲了適合她的虛榮，在她批評「一隻金女亞米茄時，他笑道：『應該再買一隻白金女亞米茄，至少也須過一千二百的才行。』終於，共是二千美金，再買了一隻白金的法式勞力士，共是二千美金，事實上只是中等華貴一隻。趙初立刻用了她的，將兩盒收了。然後同她更換了一雙白金的舞皮鞋，告了。新折合，這成一個明天再多買兩套，「帶去東京，少折合二倍價錢的。」兩個遊了，「紅寶石，休息飲來談天。她嬌媚心對他感激，「因為注意他的體統，」似說：「但她的愛，似大奇。」這是她口對心說的。坐的士在山區行走時，乘車走了，她驚喜得說不出話來。「明天再照拍吧，你還沒有相，這是少不得的。」他在同她走入希爾頓後總會吃晚餐時，他細聲說：「且洗個面，梳梳頭，我陪你出去散步。」

上說，說到香港與曼麗陰險，道別後，世祖乘飛機到香港，初試飛行，甚為好奇。抵港出機場，羅桂英笑出現蹤，用私傢車送他回亞大酒店。

開的房間是一間很大的臥房，一間浴室，地毯沙發，全是新的。第一流的一還太新了，我覺得你還不應該住在這裏的。」她驚奇起來，竊又問道：「你住的是誰？就在這一步？」羅桂英笑道：「且住港灣，慷慨呢，我陪你去散散步，你先看看比巴更更好的尖沙咀吧，我送你出去散步了，他在外頭給妳放游了！小皮箱，安置，羅桂英說。她舒服地洗了面，化了妝，下出來笑問他道：「你也要該洗洗，果你接我。」他進去洗了面，立刻回她道：「妳興奮地說：『沒有香港話，只有英金文票字人。』」他笑道：「暫時不用，有的，我身身有香港話，慢慢計算。」當時她先看自己的房間，「好大的地方！」她驚異了，寶藍的厚地毯，三雲梯。他搬一套西裝，兩個小酒店，尖沙咀的遊客，就是男子初到，也被冒，曼麗，西服，首飾，送了她，同她慢慢行，讓她看看，曼麗，香港人，只比得穿去的人。最後他同她進一家上海時裝公司，立刻叫她選一套衣服出來。」這就的確是荷里活女星，伊利沙伯姬來在此做衣服的時候，快快瘦了。」我聽她講起人內閣，脫了洋服，為她最時髦。」她略略笑，笑道：「是嗎？我還見過過時髦的。」她略略笑，笑道：「是嗎？我穿了去日本，再回曼麗。」她居然說出了國語，香港身後，同羅桂英出來，他同她先到天星碼頭去過渡，渡的岸上，山上的層層住宅，中環的擠迫，她的身邊是上等的華網洋服，曼麗卻很普通。在看了幾家銀舖之後，她感到數千金全買了，也買到第一流的玉石或鑽石。他却指了玻璃櫃內的東西問她：「有紅寶，藍寶，也有大翡翠，成真的鑽石。」她只答：「你用心聽了。」我送妳一朵玉的鑲花。」他公司的伙計，取了幾款鑲式最好的，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漢抓住

他緊咬唇皮，垂頭沉頭點着頭，曉得韓江一定不想，又不得不要這樣。

我曉得你是怕麻煩的，到晚上才到縣衙去，

惱惱不安。竟合安穩。

所以悶悶不樂。不過祖派忘了！”葛地，可被的，丈夫失了踪，所以才對她這樣窮想，像了。

上丁銅鎖似的沉重。

指是那子去巡鹽洲，這城裏子，希望能夠巡到藍洲，是對他來出這城，他便可可以跟蹤他，找機會和他牽談。不然的話，就是好的話，甚至是他她的背影。也是好的。有一天，已是暮色四合，太子道一帶，像是寬寬一樣，靜得有點令人可怕。韓江駛近藍洲街所對面的一株樹後，注視着主人住的宅宅，這地，他聽聞男子惡吼的聲音，它好像親自藍洲上生，同時，聲響也飛揚起，好像像經過過的，他轉耳聽着聲音，覺得這聲音，與半個月前，喝斥藍洲的那個莽漢的口音相似，他下意识的斷定：這人一定可能就是曹律這傢伙了。

他想繼續下去說什麼，但聽不清楚，葛地，攔阻他和小孩子喊聲，接連傳來。韓江聽了，心裡非常痛苦與傷，他確定：罵的人一定是曹律，而喊罵的可能是藍洲。他想到自己已被罵，被辱時，他就心藍洲被物件的傷。他想到他的內心像被燒燒，像要爆炸，他想衝上去質問曹律，但是他咬牙切齒，緊緊拳頭，注視藍洲往處。突然，覺得腰間被人抓著，往回一看，見有一個身穿短短短衣的大漢，且跟蹤他的，站在他身後，韓江慌忙的問：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什麼？我問你站在這兒做什麼？」那大漢彈彈的冷笑：「我站在這兒，于你什麼事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那大漢仍然抓着他肩膀的兩頭。厲聲的問。

（四）

[illegible]

夏超眼見大頭瓜結果，白晝帶北軍政府遁了機會，一旦將鎮鎮統了浙省，勢必舉第四而入浙，到時浙江軍政全成北洋軍手，自己已想當督辦矣，亦可不覺，越越越覺得不安。

除去夏超之外，最惡棍的是周鳳岐，本來夏超驅逐呂公望之後，曾推他任省長，周鳳岐並未就職，意在觀京風色，一料北京政府突然派了楊善德任浙督，新督到任之後，別人官位能否保存尚在未定之天，祇有督署參議總督是必然的要緊位置，周鳳岐眼見夏超放了這把火見燒自己，已是更分外焦急，至於張敬勳之下各師旅長，深恐浙軍無論在裝備或訓練方面都不能和北洋軍隊第四師相比，一旦第四師入浙，他們的官職和軍隊都受威脅，很可能會遭受到補遺的命運，如前年袁元洪離浙時湖北北軍隊全都被編遣歸京，往住就在，張敬勳等自不能不驚。

北京政府命令發支之後，當天晚上周鳳岐，張敬勳及幾名旅長，齊趕到夏超公館商酌對策。

夏超苦笑道：『想不到夏超公館商酌對策。』

人得利了。

周鳳岐說道：『楊善德派人如何我們不勝，只是人如何我們不勝。』

「老大婆，你快將我抱起，我要閉氣  
幾天的！」

說罷，就和他背地起，裏心形，並把地草  
就預先洒，不少靈嘔血跡，故意污穢的衣  
裳顯出。

這時，兩人後，賽伯溫等，正因處心  
影幾手誓日永歸，觀老婆婆又於下午外出  
近久，正自顧爲焦急地，胡亂猜測，不  
知她們去了何處？

（四）



武三七

第三回

家國貴安排 形格勢禁  
廟堂失統率 虎門龍爭

橋頭長沙灣道40號林秋  
 院謝  
 ○座有遊廣人石僕  
 呂○座 陳姓女石  
 呂○座 張姓街市所坐  
 灣避風 張姓街市所坐  
 亞伯老 李瑞連街五樓  
 銀舖謝  
 ○以萬金莊遊廣院  
 富打老道六號五樓周  
 德標打老道六號五樓周  
 漢市○街13號廣源大  
 漢市○街13號廣源大  
 39座○街13號廣源大  
 王○街13號廣源大  
 菜市○街13號廣源大  
 菜市○街13號廣源大  
 建昌風 街10號三樓自  
 建昌風 街10號三樓自  
 嶺地街○街二號新所  
 嶺地街○街二號新所  
 光道○街二號新所  
 光道○街二號新所  
 村中街10號光明生園  
 村中街10號光明生園

從租組  
 搬屋  
 搬運  
 雄記  
 專為  
 價廉  
 請電  
 七三〇八九

收單件搬運工作  
 安善86053號生

廿元攞屎  
 包車苦力港九通

商業

領福慰金  
 家務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區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大福慰金壹仟四  
 元 每30號開機

領福慰金  
 大倫時來世壹萬四區福  
 利費第一組○次  
 福利費第一組○次  
 街四號地下業就

領福慰金  
 家務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區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大福慰金壹仟四  
 元 每30號開機

領福慰金  
 家務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區福慰金壹萬零四  
 大福慰金壹仟四  
 元 每30號開機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

